

听盐生长
的声音

王威廉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锐
小说

听盐生长 的 声音

王威廉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听盐生长的声音 / 王威廉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8

(锐·小说)

ISBN 978-7-5360-7612-9

I. ①听…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39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文 珍 林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
- | | |
|------|--|
| 书 名 | 听盐生长的声音
TING YAN SHENGZHANG DE SHENGYI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6.125 2插页 |
| 字 数 | 120,000字 |
| 版 次 |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5.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听盐生长的声音	I
书 鱼	27
父亲的报复	57
绊脚石	91
北京一夜	117
后记：没有故事的人	187

听盐生长的声音



午后四点，我从厂房里走出来，看着白花花的盐碱地一直铺展到天边，我就想哭。这股冲动最近越来越频繁了。我刚刚接了个电话，是小汀打来的，他说他去西藏，路过这里，想见见我。从来没有人是专程为我而来的，都是路过这里，顺便见见我。我早已习惯了。这个地方，即便只是路过，都够你受的。我走到化验室门口的台阶前坐下，听到房顶的高音大喇叭里宣读着安全生产的细则，夏玲的声音不再像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动听了，她的嗓音充满了干涩与生硬，和我们在厨房吵架时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夏玲在念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种什么样的心情，虽然那件事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可我还是无法接受。原本嗜酒如命的我，竟然不再喝酒。我不是改过自新主动戒酒，而是不敢碰酒了，一碰酒就会想起老赵的那张脸。那晚我们喝多了，老赵掉进了卤水湖里，等到有人发现的时候，老赵满脸都析出了盐花，眼珠上面蒙着一层细密的

白色，仿佛那些盐获得了诡异的生命。我只看了一眼，就把喝了一晚的酒全都吐了出来，直到胸口火辣辣地烧痛。那些秽物向盐碱地的深层慢慢渗去，形成了一个脏兮兮的凹坑，像是怪兽的嘴巴，就那么凶狠地大张着。我不敢再看，我觉得它会扑上来，吃了我。

现在，小汀要来看我了。他略带兴奋地说，想看看传说中的盐湖。我看了看白花花的四周，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当然，这么多年了，能再次见到小汀，我还是很高兴的。小汀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的学习成绩一个比一个差，被班主任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们上课的时候龟缩着脖子，属于永远被遗忘的那几位。说起来，我的驼背就是那时落下的。小汀的性格比我好，他从不自卑，对待冷落也不以为意，上课的时候不是发呆就是画画。记得他把一位女生的侧脸画得栩栩如生，可惜，我忘记那位女生的名字了，小汀应该是暗恋过她的。就在小汀画画的时候，我躲在一边构思着我的歌词。我略懂一点儿简谱，心里哼哼着旋律，然后寻找着合适的词句。经常才写了一两句就下课了，这时大家跑来跑去，吵吵嚷嚷，我的构思只得停止了。因此，我对安静的课堂充满了向往。

多年以后，我对着空旷的盐碱地，有了整天整夜的寂静，却写不出一句歌词来。我的悲剧就是这样注定的。当我发现内心连一点儿旋律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酗酒。老赵就是那个带我入门的人，只要他敲敲我家的窗户，不

管多晚，我都会穿上衣服和他跑出去。我们喝十元一瓶的青稞酒，经常也没什么下酒菜，一人一瓶就那么碰着喝着，一瓶喝完，基本上就失去意识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床上的时候，我总感到很惊奇。我不记得自己怎么走回来的，但我的一双鞋整整齐齐地放在床下，鞋尖对外，像是在港湾整装待发的军舰编队。刚开始我以为是夏玲帮我整理的，但后来我发现即便夏玲回了娘家，我的鞋依然如此整齐，我这才信了别人说我喝不醉的话。其实，我早已喝醉，只是别人和自己都分辨不出罢了。有时想想这样也很恐怖，好像自己的体内还有另外一个人，自己只是代替那个人活着，当这个自己丧失意识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出来掌控生命了。

我不再喝酒，但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好转，我和夏玲的冷战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们常常半躺在卧室的床上，瞪眼，拌嘴，然后各自发呆，客厅里电视兀自响着，那声音空荡荡的，和我的生活一样。我们在客厅里倒是很少吵架，因为大家都在看电视。以前喝酒，我从不用担心睡眠的问题，我最长一次睡了一天一夜才醒来。可停酒后我竟然会失眠，不管白天怎么劳累，晚上躺在床上，非得翻来覆去几个小时才能睡去。有一晚我熬不住了，去厕所撒完尿后，走进厨房把一整瓶料酒灌了下去，然后躺在床上昏昏睡去。早上的时候我就被噩梦给惊醒了，我梦见老赵站在盐碱地上，空中还飘着雪，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透着

刺骨的寒意。老赵说：“兄弟，干杯！”白色的盐碱或是雪花从他的脸上剥落，露出里边腐烂的黑色。整整一周我都吃不下饭，脑袋的深处有种撕裂的疼痛。我宁愿失眠，也不想再做噩梦了。

再说一遍，小汀来看我，我还是高兴的。而且，我越来越高兴。我决定请几天假，一直呆在城里，和他好好玩几天。小汀让我帮他买后天去拉萨的车票，我站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迟疑了一下，买了五天后的车票。我打电话告诉小汀：“后天的车票卖完了，你得在我这儿多住几天了。”小汀倒也干脆，说：“那也好，我们兄弟正好多聚聚。”我把家里清扫了一遍，腾出了客房，准备好了卧具。小汀说他们两个人，我听得出来，另外一个女人，就再多问。

夏玲对我的表现感到好奇，她问了我好几次：“小汀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呢？”我说：“你也没听我提起过其他人吧，除了那些同事？”夏玲点点头，脸上又不高兴了，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把什么都告诉我呢？你一点也不信任我。”我说：“这和信任有什么关系啊？我自己都很少想起他。”夏玲摇摇头，说：“你这个人真是无情无义。”我没再吭声。我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情无义的人。

“这个小汀是干什么的？”夏玲突然警觉起来。

“听说在家乡的煤矿里。”我和小汀已经很久没联系了，很久以前似乎是这样的。

“挖煤？”

“不至于吧，应该是干些文职工作。”这个是我想象出来的。连我都能混个技术人员，何况小汀呢？

“看来你这个朋友混得也不怎么样。”夏玲撇撇嘴，去市场买菜了。

夏玲是我们厂最漂亮的女人，这样说的时候我没有半点骄傲，因为我们厂只有十个女人。我无法忘记第一次见到夏玲的样子，她拖着笨重的行李箱，从中巴车上下来，脸蛋红扑扑的，像是在周围的荒凉中突然升起的太阳。我立刻就爱上她了，这种爱包含着功利的成分，我渴望不计一切地得到她，和她结婚生子。因为在这里能认识一个好女孩的机会与发现一小块绿色植物的机会一样渺茫。也许是缘分，她被分到了我所在的工作组，我们得以有更多机会交往。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是很难追到手的。她的大眼睛总是充满了忧郁，即使小孙、小李他们嬉皮笑脸说笑话的时候，她依然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甚至都没认真看过我一眼。我理解她的心思，我当年也是一样的，那些盐碱地的白光让我的眼睛生疼，我的泪水经常会失控，我一时弄不清自己是否真的在伤心难过。老赵对我说：“春天到了就好了，到时风沙就把白色盖住了。”当春天的风沙真的到来的时候，我躲在被窝里认真哭了一场。妈的，我从

没有见过这样的春天，那些褐黄色的沙尘暴把这里变成了地狱。

小汀打电话来，说已经到了，我赶紧下楼去接他。即使多年不见，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圆圆的胖脸上还是挂着淡淡的笑容。他的身边站着一个穿黑色短裙的女人，那女人披着长头发，戴着墨镜，看不清她的模样，感觉倒是很好。小汀和我热情拥抱了下，然后他介绍那个女人叫金静，是他的女朋友。“你还没结婚呀？”我脱口问道。他笑着说：“是的，还没有。”他的笑容意味深长，让我深感自己的生活乏味不堪。我带着他们向家走去，在楼梯口遇见了买菜回来的夏玲，我对小汀说：“这是我老婆，夏玲。”小汀热情地抢过夏玲手中的菜，叫道：“嫂子，这次麻烦你们了。”夏玲表现得很得体，说：“哪里麻烦，就怕你们不来。”

进了房间，小汀他们逐个参观了房间，发出客套的啧啧声，然后在沙发上坐定。金静随手把墨镜摘下来了，她的美如一柄锋利的匕首，在出鞘的瞬间就把我刺伤了。我有些慌张地给他们倒茶，然后坐在小汀旁边。我看了看自己的房子，觉得好不容易收拾像样的一切变得黯淡起来。

“好久没联系了，你……不在煤矿那里做了吧？”我忍不住问道。

“是的，我受不了了，跑出来了。”小汀说得很平淡。

“那你现在做什么？”我好奇起来。

“我画画。”小汀看着我微笑起来，说，“记得吗？我一直喜欢画画。”

我使劲点着头，说：“当然记得。”

小汀眯缝起眼睛，陷入了回忆的诉说：“我在煤矿干活的时候，那种黑能把人憋死！大白天的却要一直呆在黑咕隆咚的地下，夜里回到地上，又是一片漆黑，我有时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快瞎了。有一天，我重新开始画画了，我看到五彩斑斓的色彩就像是快要渴死的人喝了一大杯水！我用最鲜艳的颜色画画，要画出最鲜艳的画。在几百米的地下，只要一休息我就画。我画出的画艳丽无比，工友们看到都兴奋得要命，比平日里他们谈论女人还兴奋。”

小汀噤里啪啦说了一大堆，整个人神采飞扬起来，屋子里的气氛也变得活跃了，真正有了老友重逢的欢快感。

“这么说，……当时你还真的挖煤啊！”我感叹道，对他的画画却不知如何回应。

“是的，真挖。我爸当了一辈子煤矿工人，他的肺早就坏掉了，可还是叫我去挖。在我爸眼里别的什么我都干不了。”

“幸亏你会画画。”

“是啊，幸亏我会画画。”

谈话到了这里，有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小汀感怀起了过去，而我则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了更深的绝望。夏玲炒好了第一盘菜，端了过来，让我们先吃。金静站起来说：

“我来帮忙吧。”夏玲连连摆手，却拗不过金静，于是她们一起走进了厨房。我盯着她们的背影，替夏玲感到自卑起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夏玲已经不修边幅了，她的背影如此臃肿不堪，像是一位进城务工的保姆。这让我感到疼痛和尴尬。我不敢看小汀的表情，径直走到客厅的柜子前，取出一瓶酒来，对小汀说：“难得重逢，咱们兄弟好好喝一场。”小汀皱了一下眉头，眼神里掠过一丝阴影，他还是点头说：“好。”

两个明显不愿意喝酒的人，硬要喝酒的确匪夷所思，但我心中有个执拗的声音，要求我不得不如此。夏玲和金静几乎同时往这边投来关切的眼光，但我和小汀还是硬着头皮，带着僵硬的笑容，将第一杯酒喝下了肚。她们收回了目光，什么话也没有说。

饭后，我安排他们去午休。我自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夏玲在厨房里收拾着残局。不知怎么回事，我想起了我们的孩子，那个来不及出世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午后，夏玲在厨房里洗碗，突然说下腹痛，我赶紧扶着她往楼下走，然后叫了辆出租车赶到医院，还是来不及了。流产，我直观地体验到了这个词。这是一次看不见的死亡，一次突然的袭击。夏玲哭了，她哭得那么难看，却没有声音，我的心都要碎掉了。后来，夏玲咬牙切齿说：“一定是那该死的盐碱地害的。”我说：“你找到什么依据了？”她说：“还用

找吗，那方圆十里还有其他生命吗？除了他妈的我们。”他妈的，夏玲居然说“他妈的”，我不习惯她说脏话，可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

这时客房的门忽然开了，小汀走了出来。他打着哈欠说：“睡不着。”我问：“怎么了？”他看了一眼窗外，说：“太亮了，怎么这么亮啊！”我说：“这里海拔三千多米，能不亮吗？”小汀颓然坐在沙发上，说：“我原来痛恨黑暗，可等到我逃离煤矿之后，我却像鼯鼠一样怀念黑暗。我的房间大白天也拉着窗帘，我呆在黑暗中画画。”我笑了，说：“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一个过分光明的世界。”

小汀闭着眼睛在笑，浑身像触电一样颤抖。我走过去把客厅的窗帘拉上了，房间里暗了下来，但那强烈的光依然从缝隙里钻进来。一年到头呆在黑暗里？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无法想象。

“听说你所在的盐矿是全国最大的？”小汀问。

“何止，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我自嘲道。

“带我去看看。”小汀突然来精神了。

“你是说……现在？”

小汀点点头，抬手看了看表，说：“还早，不远的吧？”

“要坐车过去，一个多小时呢。”我真的不想去，我上午才坐车从那里回来，但我不好说出来，尤其看到他满脸的期待。

“你每天都来回一趟？”

“不，有时太累就住厂里了，那边有宿舍。”

“很辛苦吧？”

“还好，我做技术的。”

“记得当年你化学还不错。”小汀笑着说。

“是吗？”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各科成绩都不怎么样，最后考试运气不错，考上了一所大专。而小汀在高考前夕就离校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原来，在他波澜不惊的外表下，内部早已是断壁残垣了……这些往事，今天没必要再提了吧？

“我们再喝点？”小汀居然主动提议。

刚才我们喝了三杯就停下来了，这让两个女人都很放心。现在她们都在休息，还真是个喝酒的好时机。我拿出酒瓶，我们又喝了起来，聊了很多中学时候的事情。我并不怀旧，不觉得那时候有多好，但那时候作为一个话题可以这么慢慢聊着，还是挺温暖的。其实我一直想问问关于金静的事情，这么漂亮的女人小汀是怎么找到的？可我无法率先说出口，我不想暴露男人的那点心思。喝着喝着，我感觉到困意浓重了起来，终于我和小汀就那么半躺在沙发上昏昏睡去。毫无意外，我又梦见了老赵，他说：“兄弟，干杯！”他满脸都是白色的盐碱，坐在采盐船的甲板前，水面上没有他的影子。我说：“老赵，有个朋友来看我了。”他说：“和你朋友多喝几杯。”我说：“他混得不错。”老赵咧开空洞的嘴笑了：“你混得也不错。”我惊醒了，看

到夏玲和金静坐在阳台上窃窃私语，仿佛她们才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而小汀，正半躺在我的身边，很响地打着呼噜。我重新把眼睛闭上了，尽管睡意全无，却装作熟睡一般。我有些后悔擅自买晚了几天的票，我根本就没想好多出来的这几天该如何处理。

晚上，我们随便吃了点中午的剩饭，然后夏玲提议，大家去楼下散步。我们来到街上，此时虽是盛夏，可太阳的威力已经随着白天结束了，凉风从旷野的深处吹来，让人有些微微发冷。小汀感叹道：“好凉快，真舒服啊！”金静附和道：“是啊，真好。”我的目光在她漂亮的脸上稍作停留，然后滑了过去，跌落进幽深的夜色中，我看到街道的尽头有几个醉汉摇摇晃晃走了过去。这座冷落的小城，让我暗自忧伤，而金静带着她惊人的美貌，像一道过于明亮的闪电，让我忧伤的阴影愈加浓厚了。

“你还写歌词吗？”小汀忽然问道。金静和夏玲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写歌词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对夏玲说过，夏玲的眼睛瞪得老大，我笑了起来，打着小汀的肩膀说：“你这家伙胡说什么啊！”小汀说：“虽然你从来没对我说过写歌词的事情，但我早就发现了，我还听见你嗓子里哼哼唧唧地唱着那些歌词。”我难为情地摆着手说：“都是闹着玩的。”小汀说：“什么不是闹着玩的？我画画也是闹着玩的，人活着也是闹着玩的。”我没再说什么，我在心里说：“可有的人玩不下去了。”

第二天我考虑是不是该带他们去盐湖参观了，但是参观完后怎么办呢？我在犹豫中又度过了一天。这一天阳光灿烂，一切东西的边缘都散发着明亮的光晕。我们龟缩在房间里，无所事事地消磨着时间，直到黄昏后，才去美食城里吃了烧烤。他们对这里的羊肉赞不绝口，这让我稍感欣慰。吃烧烤的时候，金静正好坐在我对面，我便多看了她几眼，我发现她很少笑，眼睛里深藏着看不透的忧郁。而且她和小汀之间也谈不上多么亲密，不过我转念一想，夏玲不也是忧郁的嘛，我和夏玲看上去也没多么亲密吧。

几打肉串下肚后，大家似乎有了心满意足的情绪，聊天的气氛再次热乎起来。夏玲笑着问：“小汀，你怎么追到金静的？给我们讲讲。”没想到夏玲替我问出来了。

小汀嘿嘿笑了起来，说：“这可是个秘密。”

我说：“你别卖关子啦，讲吧。”

小汀看了金静一眼。金静说：“其实也没什么秘密，我是他的顾客，我们是在画像的时候认识的。”

“嗯，是这样的，”小汀说，“我从煤矿里跑出来后，一直靠给人画像为生，有一天就遇见了金静。我对她说，我不收你的钱，但你能不能让我多画几张？没想到，她同意了。”

金静望着我说：“主要是他画得那么认真，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那么专注地看着我。”我回视着她，我们对视了最多